



霍林楠 著

米脂婆姨 绥德汉

■这是一部不同凡响的长篇小说，这是一部耐人寻味且反映改革开放后黄土情怀的长篇小说，这之后它将逐渐传播开来。

—— 霍林楠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霍林楠 著

米脂婆姨绥德汉



宁夏人民出版社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米脂婆姨绥德汉 / 霍林楠著. — 2版. — 银川 : 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4.7

ISBN 978-7-227-05814-4

I. ①米… II. ①霍…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59708号

米脂婆姨绥德汉

霍林楠 著

责任编辑 唐 晴 王 瑞

封面设计 赵 倩 魏 佳

责任印制 李宗妮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 址 <http://www.yrpubm.com>

网上书店 <http://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renminshe@yrpubm.com

邮购电话 0951-505210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书宏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16297

开 本 720mm×980mm 1/16

印 张 14.25

字 数 180千字

版 次 2014年7月第2版

印 次 2014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7-05814-4/I·1431

定 价 32.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一

一份出色的答卷

白 烨

读霍林楠的长篇小说《米脂婆姨绥德汉》，既感到很亲切，又深感意外。亲切，是因为那是发生于我的家乡陕北大地的故事，各色人物都是乡党，话语皆是乡音，读来如精神还乡；意外，是虽熟识霍林楠其人，却并未怎么读过其作，这部作品描述的乡土气息浓郁的故事，读来引人，读后启人，完全超出了我原有的阅读期待。

从阅读中感觉到霍林楠写作这部作品既是有备而来，又是别有所图。有备而来，是作品基于他多年来的生活历练与人生体验，是对一手素材的艺术提炼，而且这一切积蓄已久，呼之欲出；别有所图，是他经由这样一部作品，向他的文学领路人——路遥汇报和致敬，诚如他在《米脂的婆姨绥德汉》（2007年版）后记中所交代的那样：“是我给路遥交上的一份答卷。”

从本版的后记里得知，霍林楠从小就得到过路遥的写作指点。更大的影响，还是路遥的小说力作所给予他的熏陶与浸染。从《米脂婆姨绥德汉》可以看出，路遥小说对霍林楠写作的影

响是极为深刻的，更是潜移默化的。从主干人物的故事来看，杨虎娃的故事很像是高加林故事的继续书写；从城乡交叉的环境转换与场景演变来看，《米脂婆姨绥德汉》，像是《人生》生活舞台的延展。总之，《米脂婆姨绥德汉》与《人生》的靠近与关联，学生霍林楠向老师路遥的学习与借鉴都是显而易见的。

具体来看，《米脂婆姨绥德汉》既显现了作者高远的艺术追求，也显露了受路遥文学影响的相关印痕，二者水乳交融，使得作品既有自己的个性光彩，又别具路遥小说的某些韵致。

一是经由不同人物命运遭际的殊途同归，揭示了复杂的环境与缭乱的世风，引人迷惑、令人迷茫。榆河市的杨虎娃从绥德三十里铺来到陕北的大都市，看来是从贫穷的乡下进入到了繁华的城市，登上了一个更大的人生舞台，但这个舞台既让他感觉陌生，又让他很不自在。因为职场讲关系，官场讲利益，同学论贫富，同事看后台，这些东西搅和在一起，看似正常的事情，背后都有看不见的潜规则。城管所所长吕浩只看领导眼色行事；市委书记江维汉肆意横行，甚至不惜霸占小姨子王月红；误入歧途的弱女子刘倩倩只能在堕落的泥潭里越陷越深，难以自拔。作品里不同人等的失足与堕落，各有各的缘由，各有各的归宿。但腐败侵蚀官场，利益主导职场，欲望裹挟情场，从而使社会风习变得暧昧难辨乃至浑浊不堪，是一个最为重要的诱因，也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对现实状况的揭露与社会问题的批判，《米脂婆姨绥德汉》不吝笔墨，不避锋芒，可谓是既穷形尽相，又入木三分。

二是通过杨虎娃这个年轻有为的农村知识青年人物形象，写出了置身其中的人们保持清醒的必要，坚持自立的可能。同样是

身处于榆河这样一个看似灯红酒绿，实则兰艾难分的环境，虎娃从一个干泥瓦活的打工者做起，直到遇见老同学王月红，尽管是因为王月红私下打通市委书记的关节介绍到城管所，也是凭借自己的体力与智力，从城管员到宣传干部，一步一个脚印。他之所以能做到不艳羡富贵，不攀附关系，不迷失自己，是因为他始终不忘自己贫寒的家庭出身，有着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志气，还有自己的文学偶像——作家程远和他的小说《往日的日子》所给予的精神励志与理想感召。他甘守为人的本分，深怀感恩之心。甘守本分，使他总在努力做好自己；知恩图报，使他把自己心仪的王月红当成是知心的姐姐，人生的贵人。当王月红在受辱之后留给他的绝笔信倾吐了她孕育在遗恨里对他的深爱，使他对榆河最终泯灭了希望，失却了眷恋，毅然辞职，“离开这座让他伤感的城市”。不屈就自己，不迁就世俗，杨虎娃在决绝的出走中，表现出的依然是堂堂正正男子汉的姿态与傲骨。

《米脂婆姨绥德汉》里的许多人的遭际都是坎坷的，其命运也是悲情的。因而整个作品充满着一种悲剧气氛。但因有杨虎娃这样一个不妥协、不放弃的人物贯穿始终，作品贯注了一股强劲的严气正性，不断释发出一种豪壮的气韵。杨虎娃以他的出走给读者留下了无尽的悬念：榆河市不会因为杨虎娃的出走而风和日丽，杨虎娃也不会在出走之后一切都柳暗花明。作品虽然戛然而止了，读者的思绪还会继续延宕，甚至接续到高加林那里，深深思索面临城市化汹涌浪潮和混沌状社会风习的种种冲击，农村知识青年究竟该向何处去？

无论从人物塑造和故事营造上看，还是从叙事方式和语言文字上看，霍林楠的《米脂婆姨绥德汉》都接通地气、飞扬着正

气、贯注着生气。从这些要点上来看，可以说，这是学生霍林楠交给老师路遥的一份出色的文学答卷。

是为序。
2014年7月8日晚于大理旅途中

序二

厚重苍凉的哀歌

忽培元

读了青年作家霍林楠的长篇小说《米脂婆姨绥德汉》，欲哭无泪，想说话无词。不是因为刘巧珍一样的主人公王月红永远地走了，不是因为高加林式的好青年杨虎娃离开了，而是因为无情的生活仍在继续。社会的等级观念、腐恶势力、庸俗浊气，仍然大张其口，吞噬着良善与美好的希望与理想。多舛的命运仍旧捉弄着那些心底淳朴的农家子弟。继路遥《人生》问世三十年之后，中国北部黄土地“平凡的世界”中，仍然重复发生着同样平庸、悲壮甚至是惨烈的故事。这些人间的悲喜剧究竟缘何发生，又何时才能结束？难道这就是生活的河流永不停息的波涛演奏出的悲凄乐章？难道这就是命运伴随着信天游的亢吼，混合着真善美以及污秽和血？

“上河里的鸭子下河里的鹅，一对对毛眼眼望哥哥……”

这难道就是爱情？庸庸碌碌的芸芸众生，有多少青年如今还痴情追寻？我呆愣着，脑海之中浮现出那山、那水、那村、那城、那人、那窑洞、那炊烟、那蓝天白云的苍穹、那四季晨昏的日子……那熟悉而亲切的一切。同时，又仿佛看到一个五短身材

的陕北汉子背着一毛口袋洋芋或是一背子糜谷，吃力地迈动着弯曲的双腿摇晃地走在亲切的黄土山道上。我仿佛看到，一个面色黧黑的实受疙瘩农民，正弯腰曲背地挥舞着一把老镢头，在那干旱贫瘠的土地上忘情地刨挖——这个人就是作家路遥。当年读《人生》与《平凡的世界》，我就产生过这么一种联想，有过这样的一种感受。如今时光流过了三十多年，路遥已经长眠黄土 22 周年，当我读着霍林楠的《米脂婆姨绥德汉》，同样呈现出这样的形象，产生出类似的意境。

来自生活的诉说，貌似缺少诗意，竟是如此的厚重深沉。久违了坚守的忠诚与勇气！在花样翻新的文坛，多少高手大腕玩弄着高超的技巧，如同魔术师手中的魔杖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这里依然还是实实在在，挥舞着老镢头的原始刨挖；斯人依旧还是踏踏实实、背负重物徒步行走。原始质朴的手工精神今天依然缜密新奇，花样翻新的四季文坛，现实主义还是春天。《米脂婆姨绥德汉》近万册的销量还要再版，近万人的认同与喝彩胜过万语千言。在此向作家祝贺，为黄土地的新收获而喝彩，更为陕北庄稼汉的儿女们感到骄傲。这正是：

信天游吼开声不断，黄土地的日子续永年，代代皆有才人出，《米脂婆姨绥德汉》……

艰苦的写作与土地上的劳作是多么的相似。作家也就是“受苦人”的代名词呀。辛劳与汗水——洋芋糜谷，勤劳的陕北汉子收获着属于自己的五谷杂粮；辛劳与汗水——厚重苍凉，血性的陕北汉子吟诵出属于自己的独特歌谣。这是路遥当年的勇气与姿态，也是霍林楠今天的努力与追求。路遥与霍林楠，一个盖棺论定，早已闻名遐迩；一个刚才起步，作品初现端倪。两个只见过

两次面的隔代之人，都是陕北清涧籍老乡，都是喝黄河支流的碱水长大，都是在黄土崖的土窑洞中诞生。童年的凄风苦雨、冰雪寒霜，少年的干旱苦焦、贫穷愁苦，孕育了心灵的聪慧，磨砺出坚韧不拔。深厚含蓄的黄土地里出产洋芋，也孕育歌手。这究竟是不幸还是幸运？那歌声的凄婉与悠长似乎正是一种回答。

曾经有一个传闻，说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评论者声言，要不是通知来开会，他就绝不会把《平凡的世界》读完。原因是“其中没有一句话像某某某那样写得才华横溢、文采飞扬”。听到此话的路遥，当场拍案而起，针锋相对地说：“我的书就是我的书，其中有一句像某某某，我都要坚决把它勾掉！”

笔者同意路遥的观点。我同路遥是校友，更是心灵相通的文友。恰巧那位不留情面的发言者还是我的同班同学，我却不同意他老弟的观点。同许多陕北老乡一样，我们都很喜欢阅读路遥的作品，因为那浑然天成的黄土一样的质朴，窑洞一样温暖，米酒油糕一样香甜和唢呐秧歌一样深情委婉的忠实叙事，是任何的技巧与才气都无法达到的一种文学境界，如同是原汁原味的信天游，是真米实曲的黄酒，是不掺一点秕子的净颗子的粮食。难怪前不久，一位南方大学中文系的博导告诉我，说他们做了个在校研究生的阅卷调查，“最受欢迎的作家及作品”一栏中，路遥及其作品排名第一。这很能说明问题，因为真金白银，永远都不会掉价；因为真实与真诚，永远都不会过时；因为真正的艺术，是绝不会受时空、奖项与是否人为炒作的影响制约，而足以超越一切、独立天地之间的。

“《米脂的婆姨绥德汉》是我给路遥交上的一份答卷。尽管在这部长篇小说中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是一切的一切都

才刚刚开始。”那是在七年前，路遥逝世十五周年的时候。清醒而钟情的霍林楠在自己作品《米脂的婆姨绥德汉》（2007版）后记中如是说。我很赞成他的虔诚与客观，更看好他的未来。作为一个有抱负、有潜力的青年作家，他去年曾经被选拔来京参加鲁迅文学院高级研讨班的学习。一次文友聚会时，他照例在大伙的怂恿下忘情地唱起了陕北“酸曲（信天游）”。那高亢投入的表情，令我想到了歌唱中的路遥。那位同样貌似粗狂、甚至略带粗鲁的老兄，也是特别喜欢深情地歌唱。陕北的信天游到了他的嘴里，就好像是由心底里直接流淌出来的情歌。

“双扇扇（那个）门儿单扇扇（那个）开，叫一声（呀）哥哥你快回来……”

路遥的声音同样是低沉而委婉，吐字十分的亲切，把那动人的故事准确而夸张地讲述，令你同他一样痴情忘怀，甚至热泪盈眶。霍林楠的陕北情歌除了夸张的“酸味”十足而外，同样也有几分深情凝重的效果。因此外地的文友们爱听，常常在聚会时鼓动他唱，一首《拉手手亲口口》成为了保留节目。林楠的小说读来厚重苍凉，具有同样酸辣爽口、耐人寻味的艺术魅力。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哪搭想起哪搭哭……”

今年是校友路遥逝世二十二周年，当我读着霍林楠的小说，耳边就响起了路遥那低沉而熟悉的话音：“有时候当我在都市喧闹的大街上走过时，我常常会在一片人海中猛然停住脚步，我的思绪回到了遥远的陕北，我看见荒山秃岭之间，光着脊梁的父辈们在挥着锄头开垦土地，我虽然没有继承父辈的职业，但我永生崇敬他们伟大的劳动精神。没有这种精神，就不会有这个世界上的一切，艺术创作需要的也正是这种劳动精神。我们应该具备普

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能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地劳动，像土地一样贡献。”

“像牛一样地劳动，像土地一样贡献。”在这声音回响不断时，另一个同样的乡音响起：

“叔叔，我把我写的短篇小说给你拿来了。”

尽管路遥当时病得连说话都很吃力，但还是让我一页一页地翻给他看。看后，他非常艰难地伸出一只瘦得就像麻柴棍似的手捉住我的手摇了摇说：“你要好好努力，但一定要注意身体，最好不要抽烟，可不敢像我这个样子。哎，生活把我拦腰砍断了。”路遥说到这里闭住了眼睛，然后做了个手势意思他要躺下。我和爸爸又轻轻地将他扶躺在床上。我看见两颗豆粒般大的泪珠从路遥苍白的脸颊上滚落下来。

路遥转院到西安后不久便病逝了。噩耗传来，悲痛不止的我号啕大哭，也正是这种悲痛的力量所在，使我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艰辛而又漫长的道路。

人的生命之路不在长短，而在于他的生命之火熄灭之后，留在人们心中的记忆是短短的一瞬间，还是无限的永恒。作家路遥留给我们的记忆，就是这种难以让人忘怀的永恒。

这是两代人的最后一次见面。由林楠小说《米脂的婆姨绥德汉》（2007版）后记中的这些真切深情的回忆与感慨可见，路遥的作品与精神对霍林楠的影响是深刻的。《米脂婆姨绥德汉》作

为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令我看到了收获的希望，看到了一个路遥式的负重艰难前行而又坚韧不拔的忘我劳动者的形象。林楠继承路遥的遗志，勇敢地开始了自己的文学苦旅。但愿他走得更远，攀登得更高，收获更精湛的纯天然无公害的五谷杂粮。

2014年7月6日于京华义耕堂

第 1 章

西部以北几年来干旱少雨，使得满年四季渴望在土地上收获的庄稼汉们再也无法继续种田劳作，他们纷纷撇下手中的劳动工具，告别家乡的亲朋好友，来到西部中等城市——榆河市谋生打工。

一时间，本来就不太大的榆河市变得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特别是东关一条街，简直变成了人的海洋，操着各种不同口音的揽工汉们纷纷围拢在包工头跟前，拼命地挥动着粗壮的胳膊显示自己浑身的力量，嘴里不停地吼叫着：“要我吧，要我吧！我啥也能干，保证给你干好。”

快到中午时分，从东风剧院广场西侧走过来一个二十来岁的高个儿后生。他三步并作两步，来到一个麻脸大胖子包工头跟前问道：“要人吗？有石活干吗？我是正宗的手艺人。”

说话的后生来自绥德三十里铺，刚刚高中毕业不久。本来他是考上了大学的，但是由于家乡连续几年大旱，庄稼几乎没有收成，家里连最基本的温饱问题都难以维持，哪还有钱供他去读大学。血气方刚的后生不得不将自己的理想和梦想暂且放在一边，痛苦地告别了一家老小，告别了那个提起家来家有名的黄土地，

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榆河城里。

还好，和别的打工汉不同的是这个后生还算幸运，刚到榆河的头一天下午，他就在东风剧院广场揽工汉聚集的地方碰上了要人的包工头老朱，有了活干。虎头虎脑的后生在吴家岭工地上干了整整一个星期，挣到了三百多块救命钱，使他有了立足之本，同时也点燃了他重新生活的勇气 and 希望。

吴家岭工地上的活干完之后，他又重新来到东风剧院广场，想再次揽个活儿干。这不，现在他正和别的揽工汉们一样，用乞求和期待的目光希望哪个包工头能够再次选中他。

真不知老天爷还要不要这乱世凡尘中的千千万万生命，该死的天气热得让人几乎连气也喘不过来。城市笼罩在一片灰蒙蒙的气雾当中，整个东关一条大街行人稀稀拉拉，除了这些为了生活被迫无奈的揽工汉们和少量的闲人逛街之外，只要有三分奈何的城里人，这时候都躲在家里不出来了，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躲避着这着火一般的鬼天气。

广场斜对面花园喷泉前的一棵垂柳下，不知都是谁家的几只小狗聚集在一起，热得伸长舌头，卧在凉树根下大喘气。这些小精灵们还时不时地抬起头对着灰蒙蒙的天空叫几声，对这着火一般的天气烦躁不安。

天气越来越热，空气好像不再流动，没有一点风，整个城市就像一个大蒸笼。

广场上的揽工汉们逐渐散开，已经半天过去了，好多人对今天揽活已经不抱太大希望。个别选准匠人、小工的包工头先后引着各自的人手，带着满意的笑脸离开这个闷热而嘈杂的地方。

可怜的后生这时候仍然串游在广场周围，他还没有揽到活

儿，倔强的后生还抱着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态度，不停地来回寻找着。

这时候，从马路斜对面走过来一位漂亮女子，她打着红色的太阳伞，戴着青绿色墨镜，来到这群揽工汉中间。

她的到来使得这个嘈杂的广场小世界突然间变得安静了许多，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顷刻间都齐聚在这个女子的身上。

揽工汉们一时找不到活儿，正无聊之极，这个女子的出现使得他们顿时有了新鲜的话题。他们互相打趣取乐，这个说：“快瞧，天上掉下来个七仙女，看中你这个牛郎汉了！”那个说：“你快引到拐圪塔里去吧，亲嘴抱腰该咋价就咋价，我一点儿不眼红。”

坐在“青春百分百影楼”下边水泥台上的两个后生的话题更有意思。一个留着小平头，穿一件被扯得掉了半个袖子的黄布衫的揽工汉对着另一个大个子揽工汉大声感叹道：“哎呀呀，不是今儿个亲眼看见还真不敢相信，这世界上还有这么俊的女子。要是能跟这女子抱住睡上一觉，我尔个死了也不后悔！”

大个子接应道：“你癞蛤蟆还想吃个天鹅肉，你要‘放炮’，迎泽巷、东门外、红旗大道老社窠、黑猫旅社招待所，野鸡婊子到处有。

黑眼窝红嘴唇，
穿红的戴绿的。

十七的十八的，
胖胖的瘦瘦的。”

“只要你有人民币还愁没你弄的女人？现在榆河城里这号事

公开的，耍好没人管，只要你小子有本事愿咋价弄哩。”大个子一边感叹着，一边哈哈笑着说，“这大街上的女人、戏滩里的婆姨早就有主了，你小心人家男人听见你这话打断你的两条狗腿，叫你再乱说。”

正当一群揽工汉们议论着这个俊女子的长长短短的时候，突然听见这个女子高声问道：“谁是粉刷工？”

这一句并不太大的声音，就像一颗巨大的炸雷震动了整个广场。揽工汉们听到这突如其来的声音，几乎有点儿目瞪口呆。当他们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时，一时间整个广场又变得混乱起来。

几乎在同时，所有的揽工汉都蹦跳着向这个女子围拢过来。他们一边往里挤着一边使劲地挥动着两只手，异口同声道：“我是粉刷工、我是粉刷工……”他们这时候都希望自己能够被这个俊女子选中。

那个倔强的绥德后生这时候也正准备离开这里，在附近找个小旅社歇脚，然后明儿个再寻机会。当他看到这个乱糟糟的情景时，迫切的心情使他快速围拢过来。他奋力挤进人群，极力举高一只手对被挤得东倒西歪的俊女子说：“老乡，要我吧，我是正宗的粉刷工，我一定把活给你干好。”

“呀！怎么是你——杨虎娃？”这位女子感叹着，一边摘下青绿色的墨镜拼命地分开人群用力挤到被称为杨虎娃的后生跟前。

“哦，王月红，原来是你呀！你怎么在这儿？”

“我？唉，下来几年了，说来话长。走，咱们到那边聊聊。”

于是，两个故乡人非常亲热地相跟着，一边说着话儿，一边走过古老的榆河大桥向繁华的迎宾大街方向走去。

广场这边，不知哪一个调皮捣蛋鬼扯着嗓子尖叫着：“哎呀